

“那时候,我跟舒国治、李安一起玩。中国台湾的60年代对于艺术家来说是最好的,气息自由。90年代,我选择离开,选择上海,是对这座新型的浪漫城市感兴趣。也是想借此追寻我梦中的江南。李白、袁中道的家乡我都去了。”台湾画家郑在东说。

“李安现在出名了。”我说。

“出名不重要。李安现在仍然很低调。他在成名前艰苦的奋斗史谁都知道,他太养着他。关键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。”

“出名不重要。”这句话,一下子使我打量起郑先生的脸来。并对他的画一下子感兴趣。他微胖,自信,放松,淡定,笑起来跟李安很像,有一种大男孩般的开心与随意。

“舒国治也是在路上的人啊,他的游历那么艰苦,有时还靠朋友接济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。”郑先生说,



我们又一次走进了森林——

这里是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,这里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原始森林,这里是巴伐利亚是美加平原是五指山中万泉河畔的原始森林;这里是湄公河、刚果河流域的密林;这里是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……全世界最珍贵的名树名木都聚集到了这里。

地震山洪雷电风暴,这是人类的劫难,也是树的劫难。

今天,风霜雨雪已经不复存在,春夏秋冬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字叫爱的季节——尊木爱木——尊有敬崇,爱有大爱。因为这样的大爱,才有了这样的博览园;因为这样的大爱,才会有你和无数的你,在关注树木,关注绿化,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。

这里,栖息的是大自然的精灵。

这里,展示的是木和木文化的精髓。

这里,木因我们共同的珍爱而永恒。

是的,这些千年以上、百年以上的树木,在她们轰然倒下的瞬间,她们怀有什么样的感慨和什么样的遗憾……今天,我们只能凭着人类的想象来揣摩、猜测她们。但作为生长的生命,她们没有结束。在这里,那浓浓的绿茵依然是一道风景,展现在我们的眼前;那高高的树冠,依然耸立在我们的梦里。她们的每一片树叶上,每一道纹理间,都被岁月写满了故事,哪怕最为细小的一点,也比今天人类的生活精彩!她们在一千年前就知道了“蝴蝶效应”,那些引发德克萨斯一场场龙卷风的蝴蝶,就在她们的枝叶间扇动过翅膀。

在这里游览思考,你的身心,你的感知,你的灵魂都会被树的绿色萦绕,都会被木的精美震慑。

在这里游览思考,你会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你。在以后的生活里,面对任何一棵树,你就会真切地感到——

她是我们的尊祖,我们的身体内,有她绿色的基因,我们承继了她高尚挺拔的气节;她是我们的母亲,她滋养着我们,给了我们清新的氧气清新的风,她让我们依赖的土地更加肥沃,她让我们生命的水源更加清澈;她是我们的情人,她陪伴我们一生,风雨不离贫瘠不弃;她是我们的女儿,她羸弱、纤细,经不起任何劫难,连一点火星,也会成为她和我们共同的灾难。今天,我们的责任和使命,就是让每一棵树都能蓬勃生长,让绿色覆盖地球,让绿色覆盖我们的生活。

《上海木文化博览园图册》序

那个住在汾阳路的异乡人

杨晓晖

“我们都是一样的人,对物质看得很淡。”

对物质看得很淡的人,才可能去追求灵魂。

从古到今,名利场上的骗子何其多,光鲜的外表下总有那么些不光彩的东西。但我完全相信郑先生。这只是在南京西路某家酒店的第一次见面。我从来不知道,1997年在上海定居,后来又在汾阳路安家的郑在东先生是全台湾第二有名的大画家;我也不知道在上海,竟有这样一个对上海的日常生活充满喜爱与温情,经常与孙甘露、毛尖、小宝一起喝茶聊天的精彩隐居者。尽管这上海滩著名的三大才子,我欣赏他们的文章,也偶尔在工作场所相遇,但我们日常间没有往来。“我从不与画画的圈子来往。”——微笑着的大画家分明又是一个智者。

有缘相见总会有缘相

走进森林

吴建国

我们又一次走进了森林——

这里是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,这里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原始森林,这里是巴伐利亚是美加平原是五指山中万泉河畔的原始森林;这里是湄公河、刚果河流域的密林;这里是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……全世界最珍贵的名树名木都聚集到了这里。

地震山洪雷电风暴,这是人类的劫难,也是树的劫难。

今天,风霜雨雪已经不复存在,春夏秋冬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字叫爱的季节——尊木爱木——尊有敬崇,爱有大爱。因为这样的大爱,才有了这样的博览园;因为这样的大爱,才会有你和无数的你,在关注树木,关注绿化,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。

这里,栖息的是大自然的精灵。

这里,展示的是木和木文化的精髓。

这里,木因我们共同的珍爱而永恒。

是的,这些千年以上、百年以上的树木,在她们轰然倒下的瞬间,她们怀有什么样的感慨和什么样的遗憾……今天,我们只能凭着人类的想象来揣摩、猜测她们。但作为生长的生命,她们没有结束。在这里,那浓浓的绿茵依然是一道风景,展现在我们的眼前;那高高的树冠,依然耸立在我们的梦里。她们的每一片树叶上,每一道纹理间,都被岁月写满了故事,哪怕最为细小的一点,也比今天人类的生活精彩!她们在一千年前就知道了“蝴蝶效应”,那些引发德克萨斯一场场龙卷风的蝴蝶,就在她们的枝叶间扇动过翅膀。

在这里游览思考,你的身心,你的感知,你的灵魂都会被树的绿色萦绕,都会被木的精美震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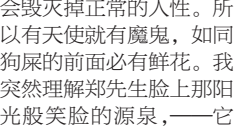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里游览思考,你会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你。在以后的生活里,面对任何一棵树,你就会真切地感到——

她是我们的尊祖,我们的身体内,有她绿色的基因,我们承继了她高尚挺拔的气节;她是我们的母亲,她滋养着我们,给了我们清新的氧气清新的风,她让我们依赖的土地更加肥沃,她让我们生命的水源更加清澈;她是我们的情人,她陪伴我们一生,风雨不离贫瘠不弃;她是我们的女儿,她羸弱、纤细,经不起任何劫难,连一点火星,也会成为她和我们共同的灾难。今天,我们的责任和使命,就是让每一棵树都能蓬勃生长,让绿色覆盖地球,让绿色覆盖我们的生活。

《上海木文化博览园图册》序

见。我差一点就放弃这个酒会了,因为本来想去看场电影。对于俗人俗事没有了一切好奇心,要满足审美当然就去看电影了。郑先生带给我的惊喜怎不使我要深深感激执意邀我的帅哥朋友。我与他,这也是一种善缘。

郑先生画展的主题叫做:绚烂的孤寂。11月在上海某馆举行。太好的主题!艺术创造当然需要孤寂,甚至极度的孤寂。极度的孤寂就是极度的自由,万籁俱寂,心无杂念,灵感喷涌,挥笔成景,此即为绚烂。——这是孤寂所能产生的正能量。孤寂与极度的孤寂,肯定同样也会产生负能量,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。那么,那个负能量又是什么呢?与绚烂相对应的那个词又是什么呢?我想,大概就是——毁灭。对于没有心灵的人来说,静寂时分,欲望奔腾,而欲望就是魔鬼。它会毁灭掉正常的人性。所以有天使就有魔鬼,如同狗屎的前面必有鲜花。我突然理解郑先生脸上那阳光般笑脸的源泉,——它来自正能量。饭桌一圈全是郑先生的朋友,有男有女,有说有笑。呵呵,郑先生又哪里孤寂了!男男女女吵着要到郑先生汾阳路的家里去,据说那里“持螯把酒”,原汁原味的家具、典雅出奇的品位、禅意十足的画室,每天都洋溢着浪漫。他们喜欢郑先生的画,就喜欢了他的画。不说画,他们可以喝普洱茶,跟郑先生谈谈李白的诗,这是我好向往的真正的风雅。但,已经夜晚九点了,女儿还在家等着我。其实,去不去大画家的家也无所所谓。有高人说:山爬到三分之二,不爬也可以了,山顶的风景可以用想象去完成。是的,再好的风景也抵不过想象的风光。也许俞郑先生的积蓄,都买不起郑先生的一幅画,但这



手是七岁时不小心掉到桥下,受伤后感染,被迫截肢的。至于怎样学书法,那就说来话长了。”他的脸色渐渐严肃起来,随着他低缓的讲述,童年父子和他一起回到了23年前,那个炎热的午后。

“沈老师,沈老师!”在奉贤南桥一个居民小区里,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围着一幢楼焦急地呼喊着,

她就是俞春雷的母亲。小区里人不多。偶尔有人远远路过,都用有些好奇甚至异样的眼光看着她。俞母浑然不觉,依然大声呼喊着。终于,楼上下来一个阿婆。得到阿婆指门后,俞母满是汗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,找到沈老师,不过是第一步,怎样让沈老师收自己的儿子为徒,才是最重要的。她走上楼梯,先喘息了片刻,再拽拽衣角,然后敲响沈杰家的门:“沈老师,我是青村的,儿子叫俞春雷,他只有左手,想跟您学书法。”

原来当时,有人告诉他们奉贤有个沈杰老师,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,却身残志坚,通过努力学习成了书法家,“都是我,他应该更能体谅你的处境,能跟他学习是最好的。”

当前俞春雷迈进沈老师充满书香墨香的家时,几乎是战战兢兢的。沈老师的笑脸很亲切:“春雷,

欢迎你。”几乎在那一瞬间,俞春雷的心平静了下来,他抬头看看满眼的书画,又看看沈老师,他知道,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生为之拼搏的东西。

沈老师是慈爱的,他亲自下厨给俞春雷烧饭,耐心细致地教导他,但沈杰老师又是严厉的,光一个“点”,俞春雷就足足练习了近两个月,那段时间,他每天连梦里都在不停地练习,点,点,点,就在这枯燥得近乎疯狂的练习中,他终于找到了左手运笔的技法。

原来当时,有人告诉他们奉贤有个沈杰老师,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,却身残志坚,通过努力学习成了书法家,“都是我,他应该更能体谅你的处境,能跟他学习是最好的。”

当前俞春雷迈进沈老师充满书香墨香的家时,几乎是战战兢兢的。沈老师的笑脸很亲切:“春雷,

欢迎你。”几乎在那一瞬间,俞春雷的心平静了下来,他抬头看看满眼的书画,又看看沈老师,他知道,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生为之拼搏的东西。

沈老师是慈爱的,他亲自下厨给俞春雷烧饭,耐心细致地教导他,但沈杰老师又是严厉的,光一个“点”,俞春雷就足足练习了近两个月,那段时间,他每天连梦里都在不停地练习,点,点,点,就在这枯燥得近乎疯狂的练习中,他终于找到了左手运笔的技法。

原来当时,有人告诉他们奉贤有个沈杰老师,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,却身残志坚,通过努力学习成了书法家,“都是我,他应该更能体谅你的处境,能跟他学习是最好的。”

当前俞春雷迈进沈老师充满书香墨香的家时,几乎是战战兢兢的。沈老师的笑脸很亲切:“春雷,

欢迎你。”几乎在那一瞬间,俞春雷的心平静了下来,他抬头看看满眼的书画,又看看沈老师,他知道,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生为之拼搏的东西。

沈老师是慈爱的,他亲自下厨给俞春雷烧饭,耐心细致地教导他,但沈杰老师又是严厉的,光一个“点”,俞春雷就足足练习了近两个月,那段时间,他每天连梦里都在不停地练习,点,点,点,就在这枯燥得近乎疯狂的练习中,他终于找到了左手运笔的技法。

原来当时,有人告诉他们奉贤有个沈杰老师,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,却身残志坚,通过努力学习成了书法家,“都是我,他应该更能体谅你的处境,能跟他学习是最好的。”

当前俞春雷迈进沈老师充满书香墨香的家时,几乎是战战兢兢的。沈老师的笑脸很亲切:“春雷,

欢迎你。”几乎在那一瞬间,俞春雷的心平静了下来,他抬头看看满眼的书画,又看看沈老师,他知道,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生为之拼搏的东西。

沈老师是慈爱的,他亲自下厨给俞春雷烧饭,耐心细致地教导他,但沈杰老师又是严厉的,光一个“点”,俞春雷就足足练习了近两个月,那段时间,他每天连梦里都在不停地练习,点,点,点,就在这枯燥得近乎疯狂的练习中,他终于找到了左手运笔的技法。

原来当时,有人告诉他们奉贤有个沈杰老师,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,却身残志坚,通过努力学习成了书法家,“都是我,他应该更能体谅你的处境,能跟他学习是最好的。”

当前俞春雷迈进沈老师充满书香墨香的家时,几乎是战战兢兢的。沈老师的笑脸很亲切:“春雷,

欢迎你。”几乎在那一瞬间,俞春雷的心平静了下来,他抬头看看满眼的书画,又看看沈老师,他知道,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生为之拼搏的东西。

时光,不停流逝,所谓: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

只是,有时也会有另一种体验。一次在黄山,静对云雾石岩青松,一瞬间,时间似乎定格。看书,兴之所至,丢下平常要做的事,专注其中,此时,时光好像静止。看一场好电影,被其吸引,不知不觉,进入它的时空步调。

对都市人而言,时间常常表现在日常习惯的生活节奏上,离开这种节奏,对时间的感觉会有所不同。

感觉时光静止,只是专注和痴迷时的一种心理感受。投身于专注和痴迷,让时光静止,是对身心的调整、放松,有时,也是一种进取。

生而为人,常在物理的真实外,感受世界的丰富。

又有什么关系呢?这不妨碍我欣赏他漂亮的画册,也不妨碍我若有时间去看看他的画展。或许哪一天兴致上来,我还会把他画册上的某幅画PS下来,配个镜框,挂在墙上,臭美一番。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掉身价,想必若是让郑先生看到了,他会哈哈一笑,批评我PS得不够精确。

我不在美术圈,大概不会有机会再与他往来。但也难怪,哪一天,我到汾阳路《上海艺术家》杂志,去看我喜欢的晓雁,美丽能干的女编辑,我大学时代同班男同学陈小云的太太,也许,我会在路上巧遇

他。那时,我会对着迎面而来的他,打一声招呼:“嘿,郑先生,你好!”如果那天我心情不佳,因为偷懒,脸上连粉底也没有搽,那么我肯定就是悄悄溜过去,只当没有看到他。

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较之继承中国山水的传统技巧,他更追求古人自由坦荡、回归自然的灵魂。

“郑先生,你的绿色真是漂亮!”他开怀一笑:“印刷品与原作还是差了很多,你来看我的画展。”

是的,认识一个画家最好的地方,不是他的家,不是酒店,不是在路上,而是——在画展。就像在梵高的画展我们认识了梵高。

事业单位实行全员聘任制,是人事制度的一大改革。但是,改革归改革,人们的观念还难马上改过来,还停留在过去。用人单位虽按新的制度,按岗位给受聘者签订了合同,甲方、乙方的心目中,看重的还是已有或“相当于”的行政级别,从不体察“聘”字的分量;甚至只把聘任当成一种形式。客观事实是,有不少号称事业单位的单位,既保留行政级别,又装饰聘任新政。中国文化原有的,汉字“聘”的本来义,今天已丧失。

“聘”字的分量

卫建民

20多年前,我曾工作过的单位实行聘任制,有一位同事被聘为某部门主任,后缀是“相当于处级”。这位新官正春风得意时,另一位在聘任制前已有官职的同事对他的职位不屑,在背后对人说:“他只是聘任的,我是部长委任的。”这位新任主任颤抖着告诉我人家对他的轻视,几天都在生闷气。那位曾被部长委任为副处长的同事的委任状,我亲眼见过,但我对他们的委任、聘任,都没有特别的感觉。也许,在他们心目中,“委”与“聘”,一字之差,分量却不一样:“委”是上得了仕版的官;“聘”则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一个临时岗位。

谁能预料,在不断深化改革中,我曾工作过的那个单位被改进了,干部精简、分流,“副处级”太多,没处安排,委任状只能放在家里,作为私人收藏。

语言的变化,深刻地反映社会的变化,绝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。有不少汉语文字,虽然字形没变,读音依旧,但在社会的急剧变化中,或失去原义,或产生新义,或被转借,或生发歧义。陈原先生《在语词的密林中》小册子,通过语言文字的变化感受时代、时尚和社会的变化,是应用语言学鲜活的信息。以“聘”字为例,在我心目中,“招延优秀,聘请名士”,“敦聘”等等,都

看着那个力透纸背的点,沈老师终于满意地点点头。就是这个点,成了俞春雷打开书法大门的第一个密码,横、竖、撇、捺,一笔一笔地练习,一字一字地书写,少年俞春雷在笔墨横间忘情地学习、书写。一晃20多年过去,俞春雷学书法的步伐从不曾停留,直到今天,他的书法已参加了很多次展出,他获得了许多的奖。2013年8月,他的作品入选首届上海市文化街区书法大赛展览,并被邀请到杨浦区现场展示。他被人尊称为书法家,他也成了一名书法老师。“老师,你真了不起!我要向你学习!”看得出,童年完全被俞春雷的讲述迷住了,他的敬佩是发自内心的。“爸爸,我明天就来俞老师这里学书法,我一定好好学!”听了童年的话,童年爸爸欣慰地笑了,俞春雷也欣慰地笑了。

麦秸画做出气势磅礴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明清看本栏。

释放生命的精彩

原来当时,有人告诉他们奉贤有个沈杰老师,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,却身残志坚,通过努力学习成了书法家,“都是我,他应该更能体谅你的处境,能跟他学习是最好的。”

当前俞春雷迈进沈老师充满书香墨香的家时,几乎是战战兢兢的。沈老师的笑脸很亲切:“春雷,

欢迎你。”几乎在那一瞬间,俞春雷的心平静了下来,他抬头看看满眼的书画,又看看沈老师,他知道,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生为之拼搏的东西。

沈老师是慈爱的,他亲自下厨给俞春雷烧饭,耐心细致地教导他,但沈杰老师又是严厉的,光一个“点”,俞春雷就足足练习了近两个月,那段时间,他每天连梦里都在不停地练习,点,点,点,就在这枯燥得近乎疯狂的练习中,他终于找到了左手运笔的技法。

原来当时,有人告诉他们奉贤有个沈杰老师,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,却身残志坚,通过努力学习成了书法家,“都是我,他应该更能体谅你的处境,能跟他学习是最好的。”

当前俞春雷迈进沈老师充满书香墨香的家时,几乎是战战兢兢的。沈老师的笑脸很亲切:“春雷,

欢迎你。”几乎在那一瞬间,俞春雷的心平静了下来,他抬头看看满眼的书画,又看看沈老师,他知道,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生为之拼搏的东西。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柏林。2013年。卢卡斯咖啡馆外面的儿童乐园里照例传来如今小孩子的欢笑声,此时,距离我第一次来这家咖啡馆已经整整二十年,所以,现在这样混合在菩提花的香气里孩子们的声音,与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听到的笑声和叫声,已经过去了一代人。我在桌前眺望望街心儿童乐园四周年轻的父母,猜想是否有个年轻母亲,当时我碰巧听见她,此刻又看到她。二十年后,她成为母亲,带孩子来玩秋千。时光就是这样混合在一起。

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。多年前我们坐在同一条街上的同一棵菩提树下,也是满树花香的季节。

“上次我们见面时去了中东的工艺美术博物馆,还记得吗?我们讨论如何把这么美的手工偷回去。”如今我看到她的脸由于岁月的关系没有了从前精美,颧骨变宽大了。我不能忘记这样的季节和这样的芳香。初夏凉爽而明亮的阳光在柏林是金红色的。人们很难忘记这样的黄昏。

她点头。“过了多少日子没见?上次是1997年?”“哪里,更远,1992年5月。”

“晚上去东部街上,晚上有人在家里灯火通明地跳舞。我还记得在法兰克福书展上,那次你和米夏跳了一支舞。”

如今金红色的阳光里他两鬓莫扎特式的鬈发一片灰白,但眼眸仍旧忽然变成了蓝色玻璃珠。

关于柏林一个街区的记忆,细腻的气味,颜色,光线以及体温,甚至体味在血液中奔腾着,身体上的感受开始也回到从前,岁月蒸发得无影无踪。原来内在的自我,旅途中完整的自我,正攀援着记忆的细节里溯流而上,它从未跟随躯体一起松弛,或者变得灰白。原来旅行的记忆竟是如此顽强地保护着内在的自己。

含有情感的分子,带有“礼贤下士”的味道,是“聘”字的原始意义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这个温暖的汉字演变成为一种契约关系,成为冷冰冰的甲方、乙方应承担的法律文书,“权利义务,如有争议”如何如何。

在现实生活中,有些语言文字的原始义流失,我们只能与故人对话,在书本里重温,享受原始义的温暖。《励耘书屋问学记》,是记述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治学经验的集子,许多受业弟子,深情回忆其师的嘉言懿行。启功先生在《夫子循循然善诱人》一文中,记述他经历的一件往事,与“委”“聘”有关:

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,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,从辅大的教师中找他的帮手,想让我去管一个科室。我去向陈老师请教,老师问:“你母亲愿意不愿意?”我说:“我母亲自己不懂得,教我请示老师。”

又问:“你自己觉得怎样?”我说:“我‘少无宦情’。”老师哈哈大笑说:“既然你无宦情,我可以告诉你:学校送给你是聘书,你是教师,是宾客;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,你是属员,是官吏。”我明白了,立刻告辞回来,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,表示感谢那位教授对我的重视,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。

陈垣先生讲解的“聘”与“宾”相连,虽没明说,内含价值判断;启功先生颖悟,当然听懂了老师话语的倾向。这一场风趣、温馨的师生对话,正是我认识“聘”字后,对这个中国字深入骨髓的认识和理解。我从读书中还了解到,民国时,一些大学聘请教师,正是以“宾客”的原始义延揽人才,彼此都明白“聘”字的分量。

陈垣先生讲解的“聘”与“宾”相连,虽没明说,内含价值判断;启功先生颖悟,当然听懂了老师话语的倾向。这一场风趣、温馨的师生对话,正是我认识“聘”字后,对这个中国字深入骨髓的认识和理解。我从读书中还了解到,民国时,一些大学聘请教师,正是以“宾客”的原始义延揽人才,彼此都明白“聘”字的分量。

陈垣先生讲解的“聘”与“宾”相连,虽没明说,内含价值判断;启功先生颖悟,当然听懂了老师话语的倾向。这一场风趣、温馨的师生对话,正是我认识“聘”字后,对这个中国字深入骨髓的认识和理解。我从读书中还了解到,民国时,一些大学聘请教师,正是以“宾客”的原始义延揽人才,彼此都明白“聘”字的分量。

陈垣先生讲解的“聘”与“宾”相连,虽没明说,内含价值判断;启功先生颖悟,当然听懂了老师话语的倾向。这一场风趣、温馨的师生对话,正是我认识“聘”字后,对这个中国字深入骨髓的认识和理解。我从读书中还了解到,民国时,一些大学聘请教师,正是以“宾客”的原始义延揽人才,彼此都明白“聘”字的分量。

陈垣先生讲解的“聘”与“宾”相连,虽没明说,内含价值判断;启功先生颖悟,当然听懂了老师话语的倾向。这一场风趣、温馨的师生对话,正是我认识“聘”字后,对这个中国字深入骨髓的认识和理解。我从读书中还了解到,民国时,一些大学聘请教师,正是以“宾客”的原始义延揽人才,彼此都明白“聘”字的分量。

陈垣先生讲解的“聘”与“宾”相连,虽没明说,内含价值判断;启功先生颖悟,当然听懂了老师话语的倾向。这一场风趣、温馨的师生对话,正是我认识“聘”字后,对这个中国字深入骨髓的认识和理解。我从读书中还了解到,民国时,一些大学聘请教师,正是以“宾客”的原始义延揽人才,彼此都明白“聘”字的分量。

陈垣先生讲解的“聘”与“宾”相连,虽没明说,内含价值判断;启功先生颖悟,当然听懂了老师话语的倾向。这一场风趣、温馨的师生对话,正是我认识“聘”字后,对这个中国字深入骨髓的认识和理解。我从读书中还了解到,民国时,一些大学聘请教师,正是以“宾客”的原始义延揽人才,彼此都明白“聘”字的分量。

陈垣先生讲解的“聘”与“宾”相连,虽没明说,内含价值判断;启功先生颖悟,当然听懂了老师话语的倾向。这一场风趣、温馨的师生对话,正是我认识“聘”字后,对这个中国字深入骨髓的认识和理解。我从读书中还了解到,民国时,一些大学聘请教师,正是以“宾客”的原始义延揽人才,彼此都明白“聘”字的分量。

陈垣先生讲解的“聘”与“宾”相连,虽没明说,内含价值判断;启功先生颖悟,当然听懂了老师话语的倾向。这一场风趣、温馨的师生对话,正是我认识“聘”字后,对这个中国字深入骨髓的认识和理解。我从读书中还了解到,民国时,一些大学聘请教师,正是以“宾客”的原始义延揽人才,彼此都明白“聘”字的分量。

陈垣先生讲解的“聘”与“宾”相连,虽没明说,内含价值判断;启功先生颖悟,当然听懂了老师话语的倾向。这一场风趣、温馨的师生对话,正是我认识“聘”字后,对这个中国字深入骨髓的认识和理解。我从读书中还了解到,民国时,一些大学聘请教师,正是以“宾客”的原始义延揽人才,彼此都明白“聘”字的分量。